

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品《红楼梦》

百年一觉

古耜 选编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红楼梦

开辟鸿蒙，谁为情种？

都只为风月情浓。

趁着这奈何天，伤怀日，寂寥时，试遣愚衷。

因此上，演出这怀金悼玉的《红楼梦》。



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品《红楼梦》

百年一觉

古耕 选编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红楼梦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一觉红楼梦/古耜选编. - 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2006.12

ISBN 7-215-06044-6

I. 百… II. 古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②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③随笔-作品集-中国-现代④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5193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 电话:65723341)

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8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21.75

字数 328 千字 印数 1-4000 册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0.00 元



序言：文心缘何醉“红楼”

——中国现当代作家笔下的《红楼梦》

1

综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，作为古典长篇小说的《红楼梦》，堪称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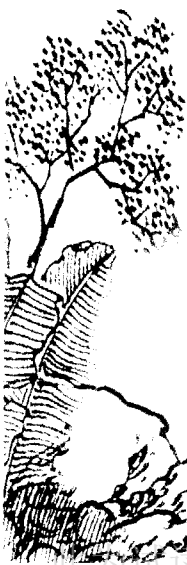
之所以说《红楼梦》的存在特殊，这是因为：五四以降的现当代中国作家，面对着从“西风东渐”到“全球化”浪潮的强劲冲击，出于“别求新声于异邦”的良好愿望，大都将艺术借鉴和审美汲纳的目光投向了国外文坛，其中特别是投向了西方文学；而对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，他们一般都表现出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忽略、轻视，乃至贬抑和冷漠。而在这方面，《红楼梦》无疑是个特例。这部于清代乾隆年间甫一问世即不胫而走的长篇说部，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，不仅没有因为社会变迁和西风弥漫而淡出文坛；相反，它凭借自身非凡的审美成就和巨大的艺术魅力，始终扮演着久负盛誉、独领风骚的角色，进而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进行艺术探求时，绕不过去的创作营养和文学资源。即使一些西学背景相当浓重的作家，如胡适、林语堂、杨绛、张爱玲、白先勇等，似乎也未能例外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，作家刘绍棠认为：“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是共产主义运动的‘圣经’。《红楼梦》可算是中国写小说的‘圣经’。”至于因为种种历史的或现实的机缘，《红楼梦》在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思想和文化语境中，几度上升为全社会的热点，则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现当代文学史的范畴，我们姑且不作过多的枝蔓。

之所以说《红楼梦》的存在重要，则是鉴于：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，几乎所有成就卓著，声名远播的大作家，都与《红楼梦》有着或直接、或间接，或明显、或隐密的联系。这种联系自然首先表现为一大批

序言：
文心缘何醉“红楼”

作家在创作上和文本上对《红楼梦》的效法、借鉴与继承。譬如：巴金的《家》、林语堂的《京华烟云》、张恨水的《金粉世家》等，从取材到结构都反射出《红楼梦》的印记；曹禺的《雷雨》、路翎的《财主底儿女们》等，延续着《红楼梦》反叛与自由的主题；孙犁、李準、刘绍棠、贾平凹、王安忆的小说语言，明显吸取了《红楼梦》语言的营养；而张爱玲的小说，更是被一些评家径称为 20 世纪的《红楼梦》。不仅如此，为数众多的大作家和名作家，还怀着浓厚的兴趣，驱动笔墨，干脆撰写起了有关《红楼梦》的文章，其形式包括散文、随笔、札记、书话、杂谈，直至规范的红学论文和系统的红学专著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。他们当中有：鲁迅、胡适、郭沫若、林语堂、茅盾、俞平伯、冰心、沈从文、胡风、郑振铎、曹聚仁、聂绀弩、巴金、张天翼、何其芳、端木蕻良、孙犁、徐迟、张爱玲、高阳、苏雪林、黄裳、茹志鹃、王蒙、李国文、林非、林斤澜、牧惠、何满子、白先勇、刘心武、二月河、张曼菱、王安忆、陈村、苏童等等。于是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，出现了一道奇特而又绚丽的《红楼梦》风景。

这些作家在谈论《红楼梦》时，无不以热情崇仰的笔墨，充分阐扬着《红楼梦》的精湛与伟大。譬如，鲁迅指出：“至于说到《红楼梦》的价值，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。”“自有《红楼梦》出来以后，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。”俞平伯认为：“在现今我们中国文艺界中，《红楼梦》仍为第一等的作品，实际上的确如此。”茹志鹃则断言：“《红楼梦》是我们祖国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，是我们中国的骄傲。它经历了二百多年历史的考验，更新了几十代的读者，这就是它伟大的明证。”有的作家还联系自己的阅读体验，揭示了《红楼梦》的不同凡响。如王蒙写道：“我是《红楼梦》的热心读者。从小至今，我读《红楼梦》，至今没有读完，没有‘释手’，准备继续读下去。《红楼梦》对于我这个读者，是唯一的一部永远读不完，永远可以读，从哪里翻开书页读都可以的书。同样，当然是一部读后想不完回味不完评不完的书。”张爱玲也坦陈：“像《红楼梦》，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好几遍。就我自己来说，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，只看见一点热闹，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，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、风格、笔触，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……一个人的欣赏能力有限，而《红楼梦》永远是‘要一奉十’的。”显然，所有这些，都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《红楼梦》在中国作家心目中非





同寻常的价值和地位。

那么,一部《红楼梦》究竟是以哪些内容吸引了中国作家?换句话说,那么多的中国作家到底为什么要沉醉于《红楼梦》之中?这恰恰是我们需要透过众多作家笔下谈“红”说“梦”的文章,来加以分析和探讨的问题。

(一)

文学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:一部文学作品被如何接受、怎样阐释,固然与作品的意涵和读者的情况密不可分,但有时又不是此二者可以完全决定的,除此之外,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条件,这就是:作品接受和阐释过程所面临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。换句话说,在很多时候,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,会有效地突出和放大作品某一方面的内容和取向,使其格外吸引读者的目光,并引领读者的认识和思路。这一点在中国现当代作家谈论《红楼梦》的文章中,得到了又一次证实。如众所知,《红楼梦》原本恢宏博大,气象万千,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大书。它允许甚至期待着读者来自不同角度、不同层次和不同方法、不同渠道的接受与阐释。然而,五四以降的近百年间,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深重灾难、激烈动荡和异常艰难曲折的变革与建设,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启蒙、救亡、匡世和“立人”的精神主潮,却一下子把这部书的社会、历史、文化乃至政治意涵特别地凸现了出来,使其具有了认识中国社会与历史的重要价值。不少作家恰恰是以此为主要视角,展开了对《红楼梦》的阅读和阐释,其具体内容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:

第一,强调《红楼梦》对封建社会专制与黑暗的批判,指出封建主义灭亡的必然性。譬如,鲁迅写道:“看《红楼梦》,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……所以这焦大,实在是贾府的屈原,假使他能做文章,我想,恐怕也会有一篇《离骚》之类。”孟超认为:“一部《红楼梦》写官僚豪家贪赃枉法仗势欺人的事,真不知多多少少。在这中间昭然若揭成为皇皇巨案,而且人命关天,竟至沉冤莫白,糊涂过去的,就莫若贾雨村判的葫芦案和王凤姐的弄权铁槛寺了。”蒋和森更是断言:“曹雪

芹在揭露封建社会时,特别对那一黑暗世界的主人——封建统治阶级作了深入膜里的艺术解剖;并且令人信服地展示出这个阶级的腐朽本质,及其‘无可如何’地走向没落的命运。”李国文在叹服曹雪芹饮食描写极为真实的同时,敏锐地指出:“在这个可怕的真实背后,也使我们对这个懂得穿衣吃饭的三代为官阶层,那坐吃山空,最后必然连民族,连国家都要跟着山穷水尽的前景,就忍不住要惊讶,要恐惧,要骇异,要抗争了。”如此这般的文字,构成了对《红楼梦》一书最基本、也是最普遍的社会学评价与阐释。

第二,强调《红楼梦》所包含的精神自由、个性解放的吁求,以及平等与爱的呼唤,反对一切非人性与非人道的历史现象和社会存在。譬如:李準在谈到自己与《红楼梦》的渊源时写道:我初读《红楼梦》时只有16岁。当时,“因为日本鬼子‘清乡’,我们把牛牵到家乡的山沟里喂,我就在一个小洞里读了这部书。大约是四天读完,那四天中……我像疯狂一样在漫游着一个感情的世界。”几十年后,“文革”爆发,“我却为我的女儿逐渐长大,而没有读过《红楼梦》而着急,因为我担心他们在那‘这就是造反派的脾气’的声音中,会变成‘野兽’……后来终于借到了,我想,在他们思想荒芜的土地上,让他们去认识一下人和爱这第一课,是必要的”。由此看来,在李準眼里,《红楼梦》是一部承载着“人和爱”的作品。舒芜的《宝玉为什么不喜读书》一文指出:宝玉的“所谓不喜读书,其实只是不喜欢为作八股文而读‘四书’”。“贾政要求宝玉走科第功名之路,是坚决的;宝玉拒绝走这条路,也是坚决的。贾政的坚决性,表现在他的动辄‘断喝一声’,直到拿起大竹板乱打。而宝玉的坚决性,并不表现在针锋相对,据理力争,慷慨陈词,晓以新义;而是表现在当时毫无反抗,战战兢兢,事后我行我素,屡教不悛。”这就是说,宝玉为了追求精神的自由,毅然做出了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够做出的消极而又顽强的抗争。显然,所有这些,都有效地拍合着20世纪国人由自在走向自为、由愚昧走向文明的主旋律和大进程。

第三,强调《红楼梦》所表现的对女性的赞誉与同情,鞭挞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,尊重和倡扬自主而美好的婚姻与爱情。譬如:茅盾认为:“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(即曹雪芹的原作),一方面展开了贾宝玉的‘三角恋爱’,一方面也就写了婚姻不自由的痛苦。”他又说:“《红楼梦》以前,描写了男女私情的小说已经很多了,可是大都把男人作为





主体,女子作为附属;写女子的窈窕温柔无非衬托出男子的‘艳福不浅’罢了。把女子作为独立的个人来描写,也是《红楼梦》创始的。”俞平伯指出:“我们平常也都知道封建社会婚姻是不自主的,看了《红楼梦》就更恨这样的不自由。”聂绀弩则发现:“小红是《红楼梦》里唯一的表现了正常爱情的丫头——何止丫头,包括小姐在内的一切少女。”因此,他对其表示了热情的称赏。而蒋和森更是怀着无法抑制的激情,对《红楼梦》里林黛玉、晴雯、尤三姐等女性形象,进行了笔酣墨饱的讴歌。他这样写晴雯:“你的爱情也像你的为人一样,永远是那样的火红,那样的灼热,同时又是水一样的清白。当你交出了爱情,同时也交出了生命。”诸如此类的文字,有力张扬着《红楼梦》在特定的时代和国情之下,独特的社会和人性的价值。

5

现当代作家对《红楼梦》所作的社会、历史和政治的分析与阐释,因为呼应着时代的潮流和生活的变迁,所以令人瞩目;而他们在这种分析与阐释过程中所传递出的某些立论的特点,同样不容忽视。这突出表现为:作家们谈论《红楼梦》的思想和认识价值,有时并不单纯依靠书本资源,而是同时融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体验,使其更具有生命对话的意义。譬如,从十年动乱中走过来的孙犁认为:曹雪芹有过悲欢离合、兴衰成败、贫富荣辱的生活历程,所以,他是了解全部人生的,是所谓的“过来人”。“历史上‘过来人’是那样多,可以说是恒河沙数,为什么历史上的伟大作品,却寥若晨星,很不相称呢?这是因为‘过来人’经过一番浩劫之后,容易产生消极思想,心有余悸,不敢正视现实。或逃于庄,或遁于禅,自南北朝以后,尤其如此。而曹雪芹虽亦有些这方面的影子,总起来说,振奋多了,所以极为可贵。”这样的理解,是包含了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意味的。这是烛幽发微,但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?林非是一位践行鲁迅“立人”思想的学者兼作家。他在回忆当年读《红楼梦》及脂砚斋批语的情形时,同样很自然地浸透了自己的观念与性情,如对民主、平等的崇尚,对独立思考的持守等。胡兰成虽然人格低下,大节有亏,但他联系自己的沧桑之感来谈《红楼梦》里的“华丽”与“富贵”,倒也不失别有发现。应当承认,上述云云,是有效丰富了《红楼梦》的内容的,因此是作家读“红”的特殊贡献。

(二)

《红楼梦》包含了渊赡丰富的社会、历史、文化和政治意涵,只是所有这些意涵,都是通过卓越的文学形式加以表达的;也就是说,《红楼梦》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。这就决定了以文学创作为己任的现当代中国作家,在面对《红楼梦》时,必然要放出专业的目光,展开文学的探视与解读。应当看到,这是作家们独具优势,因而可以纵横驰骋,尽显身手的疆域。

6

大凡具有文学素养者都知道:对于长篇小说的艺术表现而言,其优劣成败的关键,除了作为载体乃至本体的语言之外,主要有两点,这就是: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结构的安排。现当代作家自然熟谙个中道理,他们在分析《红楼梦》的艺术成就时,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这两点;而对每一点的阐发,都不乏精彩、独到之处。

譬如,针对《红楼梦》的人物塑造,张天翼的《贾宝玉的出家》一文,从主人公贾宝玉的结局入手,以果求因,既肯定了宝玉出家这种人物归宿较之种种大团圆的高明之处;又揭示出宝玉身上存在的实际上是来自作者的种种矛盾,其结果使读者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,理解了宝玉的形象内涵,也理解了文学塑造人物的奥妙和局限。陈村的《意淫的哀伤》,由警幻仙姑提出的“意淫”二字说开去,对贾宝玉特有的女性意识,以及他与所有女孩子的关系,进行了全新的梳理和阐释:“他所爱者是‘女儿们’,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异性,这就使他的爱充满危险。他将爱投向纯洁的心理正常的女子,这些女子必然要求他也专一,要求他作出抉择。他怎么能够呢?于是只好回到孩童,逃避责任。”这时,一向在女孩子堆里持泛爱态度的宝哥哥,便呈现出全然陌生的效果。

同样,在对《红楼梦》情节结构的分析上,作家们也发表了许多独辟蹊径,别具一格的见解。譬如,冰心认为:“《红楼梦》的故事,虽然都是取材于作者耳闻目睹的真实生活,但若没有经过作者一番精心结构,它是不可能成为一部完整的、生动逼真而又波澜起伏的文学作品的。”于是,她选择“两山对峙”作为结构技巧之一斑,撷英咀华,深入分析,从而把《红楼梦》的无限风光留给了读者。王安忆也对《红楼梦》的结





构发表过高论。她把全书比喻成一座大房子,进而指出:能够进入这所大房子,并走通所有房间的那扇最主要的门,不是书中写实的情节和人物,而是隐藏在这一切背后,同时又决定着这一切命运的那个虚幻世界——“太虚幻境”。只有抓住了这个“虚幻的后景”,《红楼梦》才不只是历史情景的局部翻版,而是曹雪芹完整的、独立的心灵世界。如此高屋建瓴而又切中肯綮的观点,自然有利于人们领略《红楼梦》的构思之巧与结构之妙。

应当看到的是,无论谈人物塑造,抑或说结构安排,作家的品“红”之作都同学者的论“红”之文,有着明显的区别。这每每呈现为:第一,学者谈艺术多讲究理论的依据,而作家谈艺术多注重自己的直觉和感受。请看二月河为史湘云“正名”：“随着梦幻一般的家庭变故和与宝钗长期共同相处,史湘云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撩开那层纱幕,她听到了林黛玉内心深处凄凉的呻吟,看到了‘风刀霜剑严相逼’的大观园真境,她所崇拜的偶像头上也失去了灵光圈,像遇潮的糖塔一样坍塌了!她眷恋过去,但却与‘过去’坚决地分手了;她憧憬未来,但‘未来’对她却是一片模糊。她迷惘不知所之,在与自我的痛苦诀别中,她自愿作一只孤鹤去渡茫茫秋夜中的寒塘。”这与其说是人物分析,不如说是主体抒情,其结果,是使作家谈“红”更接近艺术的本性。第二,学者谈艺术多立足于欣赏,而作家谈艺术常回归到创作。如鲁迅激赏《红楼梦》的重要原因之一,是有些地方“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”。白先勇在讲述《红楼梦》对自己的影响时,干脆拿笔下的小说《游园惊梦》来现身说法。孙犁更是把《红楼梦》当成了说文谈艺的常用教材,他晚年写成的《小说杂谈》系列文章,一再熟练地使用着《红楼梦》里的例证。这样的努力便使《红楼梦》作为创作典范的意义,充分显露了出来。第三,学者谈艺术常作由此及彼、由点到面的拓展与演绎,而作家谈艺术则每有鞭辟入里、万取一收的提炼与概括。不是吗?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,何其芳就在著名的《论〈红楼梦〉》中,透过贾宝玉、林黛玉的形象塑造,提出了典型理论的“共名”说,其人性探索的创新意义,一直延续到新时期。王蒙对《红楼梦》的艺术阐发,颇多颖异超拔之处。他建立在充分的文本分析基础之上的“小说的随意性与规定性”的命题,以及“时间是多重的吗”的发问,都具有普遍而深远的审美价值。当然,能够做到这一点的,多是学养和成

就都极高的大作家。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：真正领略“红楼”胜境，需要眼光，殊非易事。

(三)

8

在中国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，《红楼梦》首先是一部警世、匡世、醒世和入世之书；但同时它又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适世、玩世、避世和出世色彩。如果说前一种特质借助历史的气候和时代的大势，幻化为现当代作家认识、解读乃至改造中国社会的一面镜鉴；那么，后一种意蕴则因为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，不时充当着某些现当代作家的的心灵憩息地与精神避难所。这里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：一些现当代作家每当遇到人生的磨难或灵魂的困境，总喜欢到《红楼梦》里寻求抚慰和解脱，都不约而同地将《红楼梦》视为堪称首选的情感寄托。遥想59年前，因被打成“反革命集团”头目而身陷囹圄的胡风，在审问告一段落，听候处理期间，便提出了“给我一部《石头记》”的要求。而当要求得到满足时，他“竟在约半年的时间内读了它五六遍”，并在以后陆续写成了《〈石头记〉交响曲序》。与胡风读“红”经历相似的是作家王西彦。1972年年初，在东海之滨农村干校接受改造的他，因脊椎病严重而被允许回上海治疗。那时，他的全部图书均被查封，而当有朋友借给他一部《红楼梦》及相关资料时，他便一边精心研读，一边写下了一系列读书笔记。新中国成立后的沈从文，面对急剧变化的环境，自知已无法继续从事文学创作，于是便把精力转向了文物与艺术研究，并写下了若干融文学家的生动和学问家的严谨于一体的文章，这当中，也包括了多篇破解《红楼梦》器物之谜的随笔。而这样一些谈“红”之作，虽然难免留下了特定时代和心态的印痕，但由于是作家专心致志，借以遣怀的结果，是一种生命创造力的曲折性和转移性抒发，所以，无论是谈思想，谈艺术，还是谈器物，都不乏独具只眼，可圈可点之处。这些文章在当时或后来发表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值得特别指出的是，还有一些作家，以轻松洒脱的心态谈论着《红楼梦》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命运背景，而仅仅是出于一种专业的兴趣，一种文人的雅好，甚至是出于一种性情的释放和精神的休闲。譬如，郭





沫若因为有过学习近代医学的经历,所以,他津津有味地解析着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五回“魔法姊弟逢五鬼”的生活依据,由此浮现了曹雪芹的伟大和局限。阿英一向喜好史料的收集和整理,一篇《漫谈〈红楼梦〉的插图和画册》,正是这种喜好在《红楼梦》里逗留的结果。陈从周是著名的园林艺术家。为此,他特别关注据说是《红楼梦》里大观园原型的清恭王府,从而写下了《恭王府小记》,既谈史实,又记游踪,别有一番情致。马瑞芳作为大学里的教授作家,写过许多有影响的红学论著,而她的一篇《域外人谈红楼》,通过介绍自己给外国留学生讲《红楼梦》的情况,则为人们欣赏该著,提供了兴味盎然的国际参照。俞平伯是20世纪作家谈“红”的一代宗师。只是他最初之所以选择此事,亦不过是出于破闷醒目,避世消愁的目的。用作家1921年6月与顾颉刚通信里的话说便是:“京师一切沉闷,(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,)更无可道者;不如剧谈《红楼》为消夏神方,每一执笔必弈弈如有神助也。日与兄来往函件甚多,但除此以外竟鲜道及余事者,亦趣事也。”这样写成的文字,倒也呼应和吻合着《红楼梦》中的某些精神意旨,不失为读“红”的一种态度和方式。更何况这类文章大都堪称清新自然,娓娓道来,足以使读者获得审智与审美的双重享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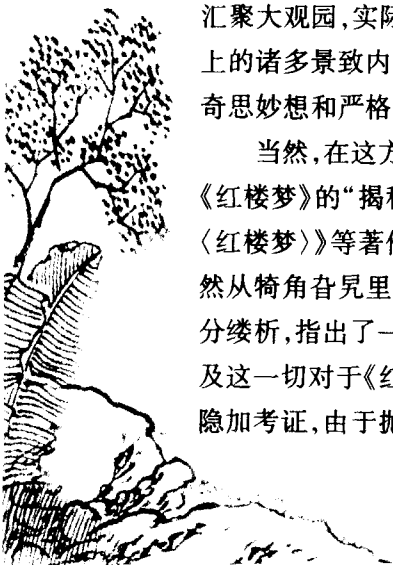
(四)

近百年来,《红楼梦》不仅是文学史上的名著,而且是学术史上的热点,即围绕这部名著的研究与评论,形成了一门显学——“红学”。而通常所说的红学,除了包括文艺学、小说学意义上的文本分析与阐释之外,还有一个重要内容,这就是:针对《红楼梦》的本事、作者、家世、版本、佚文、器物等等展开的索隐与考证。也许是索隐与考证所体现的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解密,足以吸引现当代作家的兴趣与癖好;也许是在现当代作家看来,有关《红楼梦》的索隐与考证,对于正确理解和评价这部作品实在至关重要,既成的事实是,他们当中的一些人,面对异说纷呈,高潮迭起的红学态势,已经不再满足于以“票友”的身份,进行单纯的思想和艺术言说,而是干脆进入红学的领域,像专门的红学家一样,搞起了索隐或考证。在这方面,现代的胡适、俞平伯、林语堂、张爱

玲和当代的刘心武、克非、张曼菱等，都堪称是下过工夫且产生了不同影响的代表。其中胡适、俞平伯更是世所公认的考证派新红学的开创者。

不过，即使是同样从事红学索隐与考证，作家们所惯用的方法、路径，以及由此呈现出的整体风貌，也与专门的学者明显不同。如众所知，迄今为止的红学家开展索隐与考证，是离不开材料的发现和文献的佐证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没有材料和文献，就无法进行“索”、“考”。然而，作家们的索隐和考证却有所不同。他们虽然也注意材料、文献的搜集和运用，但似乎并不将其视为通向正确结论的不二法门；而是在适当占有材料和文献的基础上，更注重对作品本身的细读。努力凭借这种细读，同时再加上作为作家所特有的，对人情物理和创作规律的稔熟，以及超凡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推求精神，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。不妨以张爱玲作《红楼梦魇》为例。她的这部重在清理作家与作品和作品诸版本之间关系的考证之书，其使用的材料大都不出前人已经引证的范畴，然而，其整个论证过程却因为渗入了作家建立在熟读基础之上的设身处地，以意逆志，以及来自作家创作经验的别有会心，见微知著，所以，竟每有一些新奇而不乏说服力的观点出现，如：用曹雪芹自身的从幼稚到成熟，来解释《红楼梦》各稿本中人物年龄的大小不一；用通常小说创作的出新与回退，来破译《红楼梦》文本里的现代色彩与传统因素，等等。难怪连周汝昌这样的红学考证大家，都要贻以“几回掩卷叹张君，红学着堪树一帜”的诗赞。张曼菱发表于《文艺报》的近作《何来群芳聚〈红楼〉》亦复如此。这篇文章认为，《红楼梦》里所写的群芳汇聚大观园，实际上是“用了一个省亲别墅，装进了明清时代那秦淮河上的诸多景致内涵”。其结论虽然没有确凿的史料作支撑，但在作家奇思妙想和严格推求的参与之下，倒也显得别开生面而又合情合理。

当然，在这方面，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，要算近年来刘心武对《红楼梦》的“揭秘”。在前些时连续出版的《红楼望月》、《刘心武揭秘〈红楼梦〉》等著作中，作家凭借长期观察生活所形成的敏感和细腻，竟然从犄角旮旯里发现了蛛丝马迹，进而启动联想和推理，剥茧抽丝，条分缕析，指出了一部《红楼梦》里隐藏的诸多宫闱秘事和家族秘史，以及这一切对于《红楼梦》成书的作用和意义。毋庸讳言，如此这般的索隐加考证，由于抛开了一般的史料基础和学术规范，所以，它很难得到





专业红学界的认可,但是,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,其红学乃至文学上的价值,还是不容低估的。这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:第一,它提示人们思考,在中国特有的文史交杂,以文讲史的小说传统里,《红楼梦》作为一部典范之作,很可能真的隐含了某些历史的大事和细节,而搞清楚这些大事和细节,对于《红楼梦》研究来说,是必不可少的。第二,鉴于第一方面所论,我们或许可以说,红学索隐并非一概是穿凿附会,郢书燕说,它迄今依旧不绝如缕,恰恰是因为书中确实有“隐”可“索”。这是《红楼梦》的个性所在,也是红学的魅力所藏,没有索隐的红学,是不完全的红学。第三,它告诉今天的读者、作家和研究者,《红楼梦》还有这样一种阅读之法,还有这样一种进入通道,这当中无疑包含了猎奇猜谜的娱乐成分,然而,不走向极端和绝对的娱乐,不也是一种有益的阅读效果吗?正因为如此,我们对刘心武的另类红学,还是不要轻易的一概否定。

11

综上所述,不难看出:中国现当代作家围绕《红楼梦》所作的种种解读,承载了极其丰富的思想、文化和艺术内涵,同时也折映出相当复杂的人生印痕与心灵投影。它们以更切近形象化和审美化的言说方式,既深化着读者对《红楼梦》的理解和认识,又填充着红学艺术宝库里的遗产珍存,更呈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。从这一意义讲,关注和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笔下的谈“红”文章,不仅是需要的,而且是必需的。本文就权作这一方面的引玉之砖。



目 录

人情小说《红楼梦》	鲁 迅/1
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五回的一种解释	郭沫若/4
论晴雯的头发	林语堂/11
节本《红楼梦》导言	茅 盾/16
《红楼梦》写作技巧一斑	冰 心/23
小红	
——《红楼梦》今读之一	曹聚仁/32
漫谈《红楼梦》的插图和画册	
——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	阿 英/36
《红楼梦》的风格	俞平伯/43
读《红楼梦》后的一点感想	闻 天/51
《〈石头记〉交响曲》序	胡 风/54
“狐腮髻”和“点犀盃”	
——关于《红楼梦》注释一点商榷	沈从文/65
葫芦庙与馒头庵	
——《红楼梦》杂谈之一	孟 超/72
小红论	聂绀弩/76
想入非非	朱 湘/83
《红楼梦》与南京的关系	叶灵凤/87
读了红楼梦	胡兰成/91
贾宝玉的出家(节录)	张天翼/96
漫谈“大观园”	吴伯箫/110

门外谈“红”	陈白尘/120
红学献疑	张中行/122
读《红楼梦》管窥	杨 绛/129
论《红楼梦》(节录)	何其芳/136
《曹雪芹》前言	端木蕻良/150
《红楼梦》杂说	孙 犁/157
《红楼》文化有“三纲”	周汝昌/160
恭王府小记	陈从周/166
生小说红楼	黄 裳/169
红楼梦插曲之一	

2

——高鹗、袁人与晚君	张爱玲/174
该是更好地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了	葛 子/182
宝玉为什么不喜读书?	舒 芜/183
说不清的曹雪芹(节录)	林斤澜/189
一门挣脱枷锁的学问	黄宗英/206
应该学习的东西	茹志鹃/208
我写《红楼梦断》	高 阳/213
《红楼梦》笔谈	李 準/218
《红楼梦》人物赞	蒋和森/220
《金瓶梅》与《红楼梦》	牧 惠/233
红楼非梦	李国文/241
抄录“脂评”	林 非/248
贾宝玉与“第三种人”	王向峰/251
时间是多重的吗?	王 蒙/254
《红楼梦》对《游园惊梦》的影响	白先勇/261
秦可卿原型揭秘	刘心武/264
域外人谈红楼	马瑞芳/273
史湘云是“禄蠹”吗?	二月河/281
恭王府花园寻梦	杨 义/293
何来群芳聚《红楼》	张曼菱/297
意淫的哀伤	
——读《红楼梦》随想	陈 村/305



漫谈《红楼梦》	王安忆/316
后记	/329

